

FUSHIYUSHOUWANG
KONGLINGTONGJUNSHISUIBIXUAN

俯拾与守望

——孔令铜军事随笔选



国防大学出版社

俯拾与守望

——孔令铜军事随笔选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俯拾与守望:孔令铜军事随笔选/孔令铜著.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 2
ISBN 978 - 7 - 5626 - 1697 - 9

I. 俯… II. 孔… III. 军事—随笔—文集 IV. E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518 号

俯拾与守望:孔令铜军事随笔选

出版发行:国防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 编:100091

电 话:(010)66769235

责任编辑:彭呈仓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9. 75

字 数:488 千字

版 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定 价:60. 00 元

俯拾佩剑铿锵时的真诚与简单，守望铁马
冰河时的光阴与境界。

——题记

目 录

“苇草”，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代序）	（ 1 ）
--------------------------	-------

卷一 强取者必后无功

越战教训 殷鉴不远	（ 15 ）
潘杰希尔山谷的启示	（ 18 ）
别样的“易受攻击之窗”	（ 20 ）
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	（ 22 ）
专家的目光毕竟犀利	（ 25 ）
“哀兵”的分量岂可小觑	（ 28 ）
营救奇迹的逆向观察	（ 31 ）
信息战：水不到渠不成	（ 33 ）
纠正迷误	（ 35 ）
近乎黑色幽默的克拉克谎言	（ 38 ）
关于地利：科索沃战争提供的反证	（ 40 ）
暴得者必暴亡 强取者必后无功	（ 43 ）
今非畴昔，莫算错了流年	（ 46 ）
伊战中的蚯蚓斗蜈蚣	（ 49 ）
“蝙蝠侠”的出局及其它	（ 52 ）
推土机：拯救美国大兵？	（ 54 ）
恐不只是反应速度的 PK	（ 56 ）
“宙斯盾”：莫不陷之盾？	（ 58 ）
美国构想“快速主导部队”有何图谋	（ 60 ）

卷二 未来对手可能是谁

当理性果实变为非理性者的武器	（ 65 ）
----------------------	--------





关于化学武器：限制与暴力同在	(68)
未来对手可能是谁？	(71)
潜入新世纪的隐忧	(73)
高风险社会与国防	(76)
能源与军事战略	(78)
也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80)
从经营之道说到生存智慧	(82)
暴力传统的叛道离经：生存优先	(85)
战争征候断想	(87)
珍珠港罹难之前	(89)
“连环计”今昔	(91)
防突袭问题琐谈	(93)
建立电子对抗观念	(96)
今日“特洛伊木马”	(98)
步兵班长“袖里乾坤”	(101)
猩猩可能向你袭来	(103)
小分队小看不得	(105)
基因武器：宁可信其有	(107)
未来陆战兵器王冠属谁？	(109)
俄罗斯：奋苏联之余烈	(111)
以色列：武器改装的行家里手	(114)
走近数字地球	(116)
矛与盾寓言的现代版	(118)
网络战争：技术弱势一方反客为主的契机	(120)
城市安全呼唤科学发展	(126)
佩雷斯的担忧及其它	(129)
聆听盛世危言	(131)
倾听天使的呐喊	(134)
地火正在运行	(137)
和平轮回的代价	(140)
三则战争轶事	(143)
凯末尔：知兵非好战的诠释者	(145)

卷三 别了，兰切斯特

素质深层结构的两个案例	(149)
从职业危机说到自我扬弃	(151)
用“心理”变化迎接“物理”变化	(153)
圆越大，毗连未知越多	(156)
别了，兰切斯特	(158)
技术崇拜的冷思考	(160)
“弦”的力量体现在箭上	(162)
诺曼底登陆拾遗	(164)
“外行军队”的教训	(166)
中低技术仍有可为	(168)
阀门灾难引发的思考	(170)
匹兹堡跃迁的解读	(172)
技术选择的“直出”战略	(174)
智无常局十六字	(176)
风马牛相及	(178)
巧思：以面截点	(180)
将注意力从武器平台引开	(182)
武器装备生产对“CKD”说不	(184)
话说以色列的创新立国	(186)
明清战争中的技术引进	(188)

卷四 做传递战斗力的能动载体

正确的战略指导：红飘带的灵性	(193)
机械化意识断想	(200)
让历史嘱托未来	(204)
“冷眼向洋看世界”	(210)
文化之于军事	(213)
学而方能育术	(215)
实现第二次飞跃	(217)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219)



做传递战斗力的能动载体	(222)
地形，也是一部兵书	(224)
战场概念随想	(226)
从天时不如地利谈起	(229)
读《战争论·防御篇》札记	(231)
得道深者方能浅言	(233)
值得一说的 FAA 质量检查	(235)
话说许老将军的少林功底	(237)
“绿贝雷帽”训练法一瞥	(239)
能勇能毅者胜	(241)
不可鄙薄近战	(243)
战斗作风的传承：革命精神加科学态度	(245)
军胜弥警	(247)
恪守规章	(249)
不要把位置颠倒了	(251)
功不必由己出	(253)
从“刘邓不可分”说开去	(255)
感悟周恩来的魅力	(257)
诚招天下	(260)

卷五 “马革裹尸”之外的辉煌

赵云的将道	(265)
韦睿作风	(268)
一个不肯矫饰过去的英雄	(271)
用人不疑说古今	(274)
“马革裹尸”之外的辉煌	(277)
想起了“好整以暇”	(279)
英雄所见略同	(282)
兵败之后	(285)
时势造就的另一种英雄	(288)
大事不糊涂可矣	(291)
谢玄何以脱颖而出	(294)
房琯之不足为训	(296)

寻觅腐朽中的神奇	(298)
余玠：令“上帝折鞭”的传奇	(302)
重读《教战守》	(306)
薛福成的短长观	(309)
百年之前《枪炮说》	(312)
历史湮没不了的凛冽庄严	(315)
从车辚辚到马萧萧	(318)
从“物壮则老”到“以柔克刚”	(323)
韩非“储说”以论兵	(325)
注经典 发幽微	(327)
一种今已稀见的论兵方式——问对	(329)
顾祖禹的纵横比较法	(331)

卷六 超越“酒绿灯红”

从对遗产税的担心说起	(335)
超越“酒绿灯红”	(337)
由“熵”理念说到幸福观	(341)
触龙批评艺术浅析	(344)
义无反顾的人们	(347)
青春无悔的年代	(351)
孩子们怎么了	(354)
删改青春抒情诗	(358)
勿忘：毛泽东曾经的忧虑	(362)
崇尚国货	(365)
读《纣衣诗》想到的	(368)

卷七 怀念顾拜旦

体育，值得军人思索的甚多	(373)
千叶世乒赛掀谭	(376)
也谈那 87 分钟	(378)
“择人任势”是一个常新的课题	(380)
“海外兵团”之我见	(382)



欲求不败唯有创新	(385)
怀念顾拜旦	(387)

卷八 漫长的坚韧与终极的融合

长城：悲壮的歌哭与艰辛的攀援	(391)
长城——漫长的坚韧与终极的融合	(400)
感悟长城的积极防卫理念	(404)
墙与路之偶思	(407)
“成吉思汗边墙”心解	(410)
壶口长城：历史的低回与沉重	(413)
浅论“土木之变”的历史教训	(415)
读金山岭长城	(419)
一段非同小可的插曲	(422)
未妨白发老边才	(425)
姜女庙思忖	(427)

卷九 凭“眼光”拿来 用“脑髓”创造

谋略创造是生生不息的伟业	(431)
寻觅不该被尘封的箴言与哲思	(434)
凭“眼光”拿来 用“脑髓”创造	(436)
中国兵学理应有自己的扛鼎之作	(439)
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442)
以军人的理智立说	(444)
谋略学金字塔的阔大底座	(447)
不要剥夺后代的犁铧	(451)
一座城市，“关口”与“窗口”	(454)
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留下来	(456)
人类自我救赎的思想放飞	(459)

跋 清晨，我摊开生命的一页新书	(462)
-----------------------	-------



“苇草”，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代序）

（一）

“既然选择了守护和平的职业，就得净化自己的情感。虽说历史和社会都不能只靠道德的力量去推动，军人却不能躲避崇高”。这段话，是写在我的一本随笔集封面上的提示语。应该说，那既是我心路历程的真切感受，又是我军旅生涯的些许自豪。记得当年，我穿上并不合身的军装将作远行时，妈妈拢了拢被风儿吹散了的华发，说：去吧，孩子，尽三年义务，咱们平平安安地回来！那是我们的国家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噩梦中醒来，国际形势“高天滚滚寒流急”、“备战备荒”的大标语到处可见的时代。一个送儿当兵的母亲，其心情之复杂是不言而喻的。以她的识见未必通晓什么社会责任、民族大义，但她明白，既为七尺男儿，就该去尽一份保卫国家的义务。她暗祈着儿子的平安，又忐忑于这一幕会不会变成诀别……我的母亲极希望我们的职业选择是为人师，她认为那是最少生命危险而又最受人尊重的职业。每当她四散的儿女聚拢到一起，她都会由衷地说出一句今天我们听来颇有些可笑的话：好了，现在打原子弹也不怕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母亲对和平的理解与向往。但我却未能按母亲设计的生命轨迹前行，不意中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不过，可以告慰她老人家在天之灵的是，我始终以透视危机的目光和职业良心参与着降低国家风险的筹谋，为了让所有的母亲都远离恐惧与担忧，而认真地准备，艰苦地思索。



(二)

离开基层之后，我在领率机关做了二十多年的参谋工作。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你必须要有有一定的宏观运筹水平，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完备的咨询建议。实际工作的需求压力和高层决策机关的学习氛围，使我得以比较系统地探究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流光溢彩的谋略创造，并对不断发展的军事学术产生了跟踪兴趣。那时，几乎每个参谋人员的案头都有一本什捷缅科著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这位前苏联统率部将领强调：“军事工作也需要创造性灵感和高度发展的智力。有时军人需要比其他专家有更大量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知识。利用这些知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根据正确的结论，定下最有效的决心”。战争是一种排除不确定性的博弈。所谓创造性灵感就是使灰色系统白化的直觉，就是在刹那之间对运行大势的把握，就是在临界之前挽狂澜于既倒、在灯火阑珊处牵住命运女神衣襟的能力。我们的领导为大家规定了博闻强记的目标：熟记一千个数据，了解一百个战例，储备五万个知识单元！是不是有点令人生畏？但这位领导说，他的要求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达成某一行业专门家所应具备的英智，恰需五万个以上相对独立、呈游离状态的多学科知识单元。一旦需要，这些作为潜意识存在的知识储备，才能非逻辑地迸发链接，实现信息跃迁，为你提供足够的想象力与判断力！我的军事学知识储备和创造性思维训练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孰料，这竟像是得了一双“红舞鞋”，送我踏上了一条没有尽头的求索之路。

(三)

最初使我卷入一场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关于阵地战与运动战两种作战形式能否相互融合与渗透问题。“阵地战中的运动战”，是我在一篇学习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札记中首先提出的概念，质疑者颇多，附议者也不少，由此形成了两种观点的争论。这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准备举国迎敌、进行大规模战场准备的背景下，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当时，对待防御作战有两个误区，一是鉴于二战以来突然袭击和实施大纵深进攻的一方每每得手，而“马其诺”之类苦心经营的防御壁垒却几乎发挥不出什么战争效益，于是有人便以为现代条件下组织阵地战压根儿



就不合时宜；二是囿于传统的战争理论和条令概则，认为防御作战与进攻作战是两个迥然有别的畛域，互不搭界，防御的弹性只能依靠战略机动力量来保证，阵地战本身只需有“招架之功”，不需有“还手之力”。这中间，自然有方法论上的偏差，但信心不足、妄自菲薄的倾向似也不能排除。其实，克劳塞维茨和毛泽东对于战略防御的优长早有经典论述。防御无非是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防御作战本身具备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基因，但基因的充分调遣与放大却要仰赖于人的主观能动和历史能动。科学技术进步衍生的新技术兵器不仅赋予进攻者以新的突破能力，也刺激防御一方寻求新的阻滞手段与制敌对策。譬如为了对付敌人的集群坦克，网状阵地和反坦克火器的小型化、便携化便成为必然；譬如针对敌人大纵深进攻的理论与实践，多地带、岛屿式、要点式的防御布势则不可或缺；譬如在我远射火力不足以对迂回进攻之敌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守株待兔”将无所作为，而必须辅以“阵地战中的运动战”，方可演成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作战形式是为作战目的服务的。阵地战与运动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牵引，魔高道高，扶摇而上。而最终突破各自的畛域界限，相互融合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在也属顺理成章。因为有了这样一场学术争论的铺垫，军队学术界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逐步首肯了“确有突不破的防线”（解放军报社曾将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即为《确有突不破的防线》），而那场使世界瞠目的华北大演习则更生动地体现了“防御战局中进攻战役”（恩格斯语）的精彩与荡气回肠。

（四）

20 世纪最不可思议的军事技术是核武器的发明。众所周知，当年为了防止希特勒利用核裂变的科学成果使世界蒙难，爱因斯坦慨然签署了许多科学家联合致罗斯福总统的信，推动美国先于法西斯德国拥有了核能力。但是他很快就反思，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美国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使这位须发蓬乱、眸子明澈的犹太老人深切地感受到科学良知被亵渎的苦痛。后来果不其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几近疯狂，世界核武器库储备的梯恩梯当量足以把地球毁灭若干次。而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也曾经是我们的战略指导原则。不过考虑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战争的毁灭性无限大到它根本就不可能



发生也未可知。我在一篇《未来战争样式刍议》的文章中指出：敌人向我发动侵略战争，不但在战争初期不会使用核武器，就是到了中后期，出现了僵持与窘迫，它也未必敢孤注一掷。因为第一，它怕打破与主要对手之间的核均衡，恐有“黄雀在后”；第二，中国幅员辽阔，“三线”建设卓有成效，战争潜力未必能够毁于一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样做的结果将使它从一开始就走向被告的地位，遭到包括其本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正义谴责，接踵而至的国际压力将使其进退维谷。更何况中国也是有核国家，我们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它也不能全然不顾（尽管中国历来反对核战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当敌人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时，我们也将实施坚决的核反击）。核武器在整个20世纪，不过是一种实力的象征，战略安全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及核扩散、核恐怖的罪恶渊藪而已。至于20世纪之末，印巴漏夜赶科场，急急踏入核门槛，俄罗斯调整核战略，放弃前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那实在也是一种浮躁的表现和无可奈何的选择。现在核技术的发展正在向小型化、中子化、低辐射化的方向发展，其目的就是要模糊核与非核的界限，打“擦边球”。但就连贫铀弹的使用都与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相悖，核武器的使用岂能不是一个禁忌？地球经历几十亿年的进化奇迹才哺育出的现代文明，不能长久地被抵押于非理性的祭坛之上，这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五）

一场战争，原本不像一场比赛规则分明的竞技运动，很快就能打出得分之多少，而现代传播手段又往往带有“心理战”的背景，不能提供客观公正的事实前提。所以海湾战争后，什么“单向透明”，什么“零伤亡”，很是被热闹地炒作了一番，也使不少关心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人们平添了几分惆怅。但我认为，海湾战争不过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两个重量级完全不同的对手之间的一番较量。多国部队钱多，武器好，拥有技术优势，依托的是4亿多人口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伊拉克总共1千万人，政治上先输一着，授人以柄，经济上结构脆弱，孤立无援，军事上差距甚大，士气不振，地理上无险可守，颇难回旋。再加上其高层的战略运筹连连失误，关键时刻方寸大乱，没有充分利用敌人在投送兵力过程中暴露出的“易受攻击之窗”，遂使“竖子成谋”。因此，它代表不了一般战争的规律，也不足证明高技术条件下，处于劣势一方绝无回天之力。不管

军事技术发生了什么变化，战争的正义性和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都依然是最可借重的伟力。我们需要纠正一点对高技术的迷误，那就是高技术兵器的靶场试验数据不等于它的实战能力。因为单个兵器、单项技术的对抗，与敌我之间全方位和所有武器系统（不光有高技术，也有中低技术）的对抗是两码事。特别在有敌情威胁的情况下，其原有的战术技术性能往往要打折扣。“爱国者”导弹在海湾的欠佳表现就是最好证明。法国专家证实，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大部分是在空中自己毁掉的。因为伊拉克人在此之前用并不高明的技术改装、加长过这种导弹，飞行过程中其尾翼或推进装置的部件会自行脱落。被“爱国者”导弹击中的，往往不是其有效载荷，而是那些脱落解体的碎片。所以，高技术不可怕，“恐高症”不必有。我们要立足现有，自强不息，针对高技术与生俱来的系统脆弱性，实现你无我有，你繁我简，你重先进性，我重可靠性。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经历了数不清的磨砺和灾难而不灭的民族，一定有其自尊自立的充分理由，而坚定自信的爱国主义，永远是比“爱国者”导弹更重要、更强大的力量。

（六）

因特网的出现的确是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这张疏而不漏的大网，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藐视时空的村落。而美国，凭借其在网络建设方面的先期投入以及由他们制定的“规则”，已经在制网络权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中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下踏上国际互联网的，如何才能有效地管辖好属于我们自己的“虚拟领土”，从而捍卫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和军事安全呢？我的回答是：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和技术可能性出发，扬长避短，后发制人。前不久，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被劫持，机上人质乘劫持者不备，向国际互联网发出求救信号。但在海量的信息中这呼救声实在太渺小了，其被人接收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然而，我天津的两位网民竟在不意中发现了这条信息，几经辗转通告了印度驻华使馆。这件事虽属偶然，却也包含着某种必然。那就是我们的人多，分享信息的概率就大，我们网民的数量甚众，攻击和反制敌人的末端自然也不可小觑。因此，要把未来网络战争的高技术性与人民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要调遣我们民族的智力优势，尽快消弭我们与对手之间在知识占有上的“不对称”。中国在信息安全方面，比如在数论、密码学研究问题上的起步并不晚，可惜的是没有形成气候，没有像印度抓软件人才的培养那样深谋远虑和保持驰



而不息的力度。在世界高新技术人才全面短缺的情况下，人才的培养、争夺、积蓄就是国家安全战略，而有了人才就不愁核心技术的突破，就能迈上自主开发的坦途。还有一条就是头脑要清醒，不要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要吸取前苏联应对“星球大战计划”的经验教训，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设计出一套逼迫敌人就我范围，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一比高下的方案。因特网为技术弱势的一方提供了反客为主的契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弱守强攻的传统战争法则。至于谁能居高望远，把握住这一契机，那就看各自的悟性和机敏程度了。

(七)

1992年秋天，《费加罗杂志》的记者在烽火围困的萨拉热窝采访了一位叫兹拉塔·费利波维奇的13岁女孩，并把她的日记带回巴黎发表。这个圆脸蛋儿、大眼睛、宛如天使的小姑娘，以一颗无尘的童心向人们倾诉她对战争的憎恨，以及对她身边那些无辜同胞憔悴、绝望的生与悲惨、无谓的死的同情。此书很快在欧洲引起轰动，人们称她是波斯尼亚的安妮·费兰克。安妮·费兰克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死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一个犹太少女。在法西斯最肆虐的恐怖岁月，她在地下室内偷偷写了一本日记。日记的内容同样是对和平与友善的翘企，对暴力与罪恶的诅咒。但是她没有兹拉塔那么幸运，她的日记被人们发现时，已是尘封甚久的绝笔。当我们回首20世纪的沉重与辉煌，无论如何都不该淡忘了这两个小姑娘的呐喊。成年人反而没有了儿童那样的明晰与深刻，这难道不是人类的软弱与悲哀么！我们这个星球的灾难已经够多的了，为什么不能以一种终极融合的大智慧来制止厮杀和流血，寻求一种“同舟共济”的安全理念呢？现代战争已经钻进“打不起”的死胡同，就连美国那样不可一世的金元帝国，也不得不用“集资”的方式来应对一场挑战。战争消耗的抛物线升弧已是强弩之末，就要跌落下来。超越暴力，生存优先，发展优先，人类共同的命运优先，成为地球村居民理性复苏的证明。有道是山不转水转，历史不会赋予任何国家以永久超越别人的权利。平衡防卫、消费和发展这三个相互制约又相互扶持的关系，是一种自主沉浮的精明。如果面对新世纪“青山遮不住”的浩荡潮流，还死死抱着“冷战思维”和“单极霸权”不放，继续以巨额的财富来维系庞大的暴力机器，制造新的战争灾难，那么它的衰落就是在所难免的。反之，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理念来绸缪未来，用

“双赢”和“多赢”战略取代“屈人之兵”，我们必能摆脱怨恨与对抗，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世界大同的伊甸园就不再是神话与梦想。

(八)

美军有一个叫丹尼斯·德鲁的军官，提出了“学说之树”的构想。他把整个军事理论和学说，看作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树的根须代表历史或经验，即各种学说的主要来源；树干代表基本型学说，即关于军队的使命、战争的本质等最基本的理论；树枝代表环境型学说，即关于军事力量在一定领域（战场空间）如何使用的信条；树叶代表组织型学说，即某个特定的组织或几个密切相关的组织的行动原则。基本型学说，是吸取历史教训抽象出来的近乎公理的那种理论，是靠人们认知岁月的年轮不断使自己茁壮起来的最基本的思想，有比较大的稳定性；环境型学说，是基本型学说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运用和变通，不论是马汉的理论，富勒的理论，杜黑的理论，都属于环境型学说，它们因环境和技術的影响而变化，稳定性不如基本型学说；组织型学说的范围比前两种学说的面都窄，只针对特定的军事力量，《美军作战纲要》就属于这种学说，它既依靠树干又依靠树枝，并随着季节（军事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丹尼斯·德鲁的“学说之树”观点告诉我们，军事学说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类学说之间相互依存。为了能够在学术思考中正确立论，我们不能不重视军事历史的研究，因为这是根，这是军事学术存活的源泉，根深才能叶茂。现在搞超越性研究，很多学者更重视前瞻，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忽略了从历史的深层去吸取睿智，整个“学说之树”就会营养不良，树冠上的树叶就将随风雕零。战争和战争指导是一个历史过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然而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政府和民族都未从历史上学到什么东西”（《历史哲学序言》），重蹈前人覆辙的事情不绝于史。也许历史本来就不需要每个人都去记取，历史只为一部分有良知的人写就，但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人，绝对应该有敬畏历史的良知！

(九)

学术研究中的选题与立论，实际上就是决策，即选择一个突破口，找到一个作业面。因此，决策理论中的大部分原理也可以搬过来。选一个有